

【2016 多友会“冰桶挑战”作文】

短暂与漫长之旅：一个多友之友的办会散记

陈楚洁（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多年以后，我也许会常常怀念，下川岛上海滨阁前那顿丰盛的海鲜大餐，以及那个号称“五十年不遇”然而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强台风“妮姐”。不仅是因为口味鲜美，还因为这个被广东人形容为“优秀台风”的强势介入，使得我们的旅程增加了更多难忘的记忆。从享受海风习习的晚餐，到强台风登陆阴影下的离岛大撤退，此情此景，已经不可能再有人生第二出了。

一届多友会，相聚相谈的时间很短暂，而筹备的时间却挺长；这一趟旅程，时间很短暂，但心理上与情感上却觉得漫长；多友会之旅可能是短暂的，但学术之旅很漫长。就我粗浅的理解而言，多友会之旅，不仅是普通的学术会议之旅，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之旅，是围绕着学术共同体的亲情与友情之旅。

【6月24日—7月27日】筹备过程中的查证与小插曲

关于多友与多友会议，早在去香港城大读博之前，在南大期间就曾听郑欣老师提到。到了城大之后，更是常常听李老师讲起，关于多闻雅集项目、多友、多二代，以及关于后来新设的多闻论坛。2012年春季学期，李老师给我们开设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坊的课程，在那里也结识了当年的两届多友，比如后来闻名整个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文献帝”白红义。而今年4月刚从城大拿到学位证书的我，身份是“多友之友”，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在多闻雅集的群里时不时阅读多友们的“冰桶作文”。李老师在闭幕致辞中说，他是相信缘分的人。细细想来，我与多友会议发生联系，也是一种缘分：若非到城大求学且受教于李老师，可能我不会对多友有较深的了解；若非回到中大工作，也没有机会参加这一届的多友会议。

今年的会议原本是回到城大举办，但后来移师广州，个中原由李老师已经提过。那时也在想，如果我回到中大工作，刚好也能参与进来，而实际参与则要到6月下旬了。

6月24日，星期五，学院召开了多友会议筹备会。我因事请假未参会，事后才知筹备组要我负责会议宣传材料、会议议程的设计，以及学生志愿者的管理。一开始以为，这些事不难。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查证（verification）的过程。譬如，有些老师们的报名表上只写了学校名称，但没有写具体的二级单位名称，因此只好通过网络搜索以及私下询问来补充老师们的单位和职称信息，以保证制作嘉宾胸牌及桌签时不出差错。

尽管我已经把相关信息一一查证与核对之后交给设计公司，然而，在 26 日下午收到他们送过来的成品时，仍然发现有几位老师们的姓名或单位被写错（如下图所示）。好在及时发现，并让设计公司重新制作。当时卢家银老师还打趣说，感谢设计公司，让他转会到香港城大媒体与传播系去了。



（被搞错了的嘉宾胸牌与桌签信息）

6月29日-30日，在与卢家银老师初步商量之后，我进一步与李老师商议，征求他对于会议流程、分论坛讨论主持人及总结人，以及主题演讲人选与题目的意见，然后开始着手制作议程，并于7月10日吩咐学生志愿者设计参会手册。7月14日，就在快要定稿交付设计公司印刷之时，我们原定的主题演讲嘉宾突然跟我说因时间冲突不能如约。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刚从广州南站高铁车厢走出来，收到那条微信时，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此时距离会议召开不足半月，再去另外邀请嘉宾显然已经相当仓促。因此，我只好当夜及时向张志安老师和李艳红老师及时反馈，请他们帮忙解决这一临时难题。最终，李艳红老师提议请学院的杨小彦老师主讲视觉传播的相关题目，而杨老师也欣然答应，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29日上午，杨老师在演讲结束后还要匆匆再赶回家中再出发去机场，实在令人感激。）

多友们参与多友会，正如李老师常常讲的那样，是“排除万难”，而每年也总有部分多友因为临时的变动而最终不能前来参会，实属遗憾。7月22日晚，李老师在微信

里通知我们，说南大张红军老师因工作调动不能来广州了，请我们及时更换分论坛讨论主持人。还好当晚及时联系到了同属南大的朱丽丽老师，总算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在此之前我们的会议手册已经开始印刷，因此最后发给大家的会议手册上的信息与事实上的信息不一致，在此也感谢丽丽老师的理解。

总之，这一过程中的小插曲给我的启示是，筹备会务一定要至少有两套方案，以防首选方案出现变故时陷入被动。

【7月28日】聚是满天星

28日下午二时许，我和梦倩赶到广州东站，等候来自城大的老师们一行，随后与他们一同前往老师们入住的华工大学城中心酒店。在那里，卢家银老师、陈敏老师和学生志愿者们已经在等候参会的多友们报到注册。在每份报到表上，我们都统计了多友们参加第二天午宴和晚宴的人数，并在28日夜里把统计结果告知了学院负责会议餐饮的李先琴老师。事实证明，后来参加午宴和晚宴的人数与统计人数极为接近，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28日晚上六点半晚宴开始之时，多友们还未来齐，就餐人数也在陆陆续续增加中。多友们到场之后都开启寒暄模式，仿佛久别的亲人与挚友之重逢。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于1173年中秋夜作《中秋赋》曰：“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能安。……阒清斋而晤叹兮，惊足迹之间关。谁识为此驱逐兮，岂不坐失微官。知明年之何处兮，莞一笑而无眠。”范成大了感叹他九年在不同地方过中秋，颇有不能安顿下来之憾，好在与朋友同游，虽远乡，但情意绵绵。然而，想到第二年他将于未知处过中秋，只能彻夜无眠。相比之下，多友会每年在不同地方举办，一届结束了就开启了另一届的准备模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谓于斯为盛。

【7月29日】纸上议程与现实弹性

7月29日，多友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张志安老师、李喜根老师、何志武老师分别作了简短而精炼的致辞。按照计划的议程，本来要在开幕致辞后组织大家拍集体照，不过，为了给急着赶飞机的杨小彦老师挤出时间，我们临时把拍集体照环节调到了主题演讲之后进行。在必要的情况下，议程服从于现实的弹性需要。所谓因地制宜或临场发挥，就是类似的意思吧。

而第二次的临时调整，则是由于当天下午原定播放李岗导演纪录片的场地存在设备故障，只好将地点改到了另一个教室。而202教室的准备工作都在分论坛总结发言期间由学生志愿者们大体完成了。总结发言环节结束后，我们又到202教室再去试播了一次《阿罩雾风云II落子》，显示一切正常，或者说，至少在播放了五分钟左右仍然是正常

的，我们以为就没问题了。然而并不是。当天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再次试播，此时202教室的音响设备却不知何故突然开启了哑巴模式，实在令人着急。直到接近两点二十分时终于稀里糊涂地恢复了正常。只是，片子播放过程中仍然时不时出现小问题，影响了大家观影的感受，颇为惭愧。

【7月31日】登岛 or 不登岛？：不确定性的选择

台山，于我也是个新鲜的地方，尽管身为广东人，但我还从来未到过这个号称“中国第一侨乡”的地方。从广州出发，驱车三个半小时，一路上天气热爆，而我们那辆车的制冷效果还比较差，那感觉，只能叫流行的“酸爽”。意料不到的是，这趟台山之旅，变成了“台风”之旅。



（独湾港候车往景区）

约正午时到达山咀码头。吃饭过程中，导游突然跟我们说，今年第四号台风“妮妲”将于8月1日夜间至8月2日上午正面袭击珠三角，请我们慎重考虑是否上岛，并警示我们说如果上了岛，就需要对一切因台风而造成的后果自负，还要我们在一个纸条上签字。两位导游甚至给我们提出了替代方案：不去下川岛，改去附近沙滩和温泉酒店。但我与陈敏老师商议之后，决定不签署导游草拟的那份“承诺书”，因为我们认为，即便是最终确定台风登陆，码头管理部门也会给出足够的撤离时间，不可能临时叫旅客们随

时撤离。而我们从相关渠道获知台风的预计登陆时间是在8月1日深夜到8月2日早上。换言之，我们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在下川岛上度过。因此，我们决定当天下午正常上岛，第二天中午前再从岛上返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宣布这一临时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担心大家会有心理上的波动，但多友们都表示对我们决定的理解与配合，令人感激。



(海滨阁酒店外景)



(下川岛晚餐上的膏蟹)

【8月1日】下川岛大撤退，康桥温泉“等风来”

由于前一天未有时间在岛上游玩，我决定在一早6点30起床，然后前往沙滩、沿海观景路等地随处走走。本来想在岛上找到网上所说的奇异的“音响石”和南宋流亡皇室曾经驻扎的王京洞、宋代点将台、练兵场等遗址，然而由于未做足功课，苦寻无果，只好作罢。



(下川岛沙滩与海水)



(下川岛上渔民捕鱼归来；海边的垂钓者)

七点半之后，岛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不断重复提醒游客尽早办理手续乘船离开下川岛，十点以后所有船只都会停航，意味着下川岛将成为一个交通上的“孤岛”。高音喇叭广播之后，沙滩上的人群开始逐渐散去。临近八点时，多友们已陆续在酒店一楼吃早餐，之后迅速退房，乘车前往独湾港码头，以便在停航之前离开下川岛。来去匆匆，对多友们也是相当折腾。回到陆地之后，又继续坐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康桥温泉酒店。



（独湾港码头候船大撤退）

8月1日晚饭后，突然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大家原本饭后去泡温泉的计划只能泡了汤，纷纷返回酒店。随着妮姐登陆的逼近，大家也开始有所不安，而旅行社那边则仍然未有确切消息可以发给大家，一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好在入住的温泉酒店条件不错，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大家面对恶劣天气与行程不确定的心理负担。川大的陈侠老师说在群里发了一则微信说：“心理学研究，一起经历惊险和意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这次旅行感觉每天和大家之间的友情都在直线升温……”安徽大学的刘勇老师则回应说：“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感情自然越来越深”。若真能如此，也算是台风这个怪物带来的非预期效果了。此外，从微信群里得知，多二代们都相当兴奋，使得多友们临时扮演起了科普家的角色，可见童年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是多么不同！



(康桥温泉柳景、雨夜 照片分别来自洪杰文老师、曹书乐老师)

【8月2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早上6点37分，酒店的叫醒电话突然响起，然而，叫醒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旅行社并没有最终确定大家能否按预定时间返回广州。于是，多友们有的选择了继续回笼觉，有的则在微信群里继续追踪“妮姐”的路径，有的则在早餐后喝起了小酒，果真是“随遇而安”的鲜明写照。

从8月1日晚上到2日，旅行社经理数次提醒我们，广州市交委正对全市所有客运车辆实施实时监控，8月1日晚上八点多监测到有1610多辆车在外行驶，而截至8月2日上午9点，全市仍有72辆客运车在运行中。也就是说，这些客运车都由于装了GPS而被交通部门掌握地一清二楚。官方果然厉害，要不是因为妮姐，我还不知道交通部门有这一招呢。可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每个角落都已被监控化，Big Brother至少已对我们的住与行有着实时摸底的技术条件。

从台山回广州的路程上无大风也无大雨，颇有苏东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在回程高速路上的一个拉链路口，司机不知何故走错了路，半个车身驶进了前往“中山，深圳”方向的岔路。发现错误之后，司机立马停车，然后倒车，开到了前往白云机场的路上。此时我发现在我们的车两边有私家车和油罐车呼啸而过，着实吓了一跳，心想这司机好大胆，竟然敢在高速路上倒车！当时情景，不知车上其他老师是否也见证？这也算是人生一大不可再遇之事了吧。

从广州出发到返回广州的这一路，经历了酷暑、暴雨与欲语还休的台风，但多友们都尽力配合着我们的工作，正如李艳红老师在微信群里所言：“谢谢各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这一程酷暑与风雨，旅行体验与想像太大不同，我们的小团队原本为此很感不安。谢谢大家，我们也暂且心安，与大家一同等待[微笑][微笑][玫瑰][玫瑰][玫瑰]”。坦白说，广州相比全国其他知名城市，缺乏那些足够吸引人的人文景点，我们的相对优势，可能在于住宿与餐饮质量。当然，与往届承办地一样，我们的小团队很希望把这次

会议办好，让李老师和城大的老师以及多友们满意。返程路上，多友们不断在群里发红包，向中大小团队表达谢意。其实，是我们应该谢谢多友们的理解与“随遇而安”的精神。明年的多友会之棒已经交到了北京多友的手里，据说他们准备玩出“新花样”（周逵老师与梁君健老师语），对此我抱有极大的期待！

旅美青年史学家张聪在《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中指出，在宋朝，频繁的旅行是知识精英们职业和学问追求的直接后果之一，也是他们实现这些追求的有力工具。旅行成为他们增长学问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也是他们具体接触国家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一种方式。她还指出，宋代的知识精英们很热衷于参加一些仪式活动，包括畅饮欢宴、公开袒露情感以及旅行者和东道主之间的文学酬唱，使活动参与者的社交圈子得以扩大，并建立起长期的友谊。久而久之，这些“精英旅行者们使截然不同的各个地方聚合在一起，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聚合力。”我想，多友会议若持之以恒，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当的功效？

北宋学者胡瑗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多友会，是不是有一天会把中国的东西南北都走遍？再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故事与传说？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成长之旅，是增长见识与扩大学术之友之旅。希望这次旅行，对于随行的多二代们，也能在耳濡目染之中有所裨益吧。

写到最后，我忽然又想起以前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纪念周年，把多友们的作文精选之后，形成一本“多友之旅文集”呢？